



文脉千载，诗心流传。中华经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卓越艺术创造的集中体现，在持续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，为当代文化不断注入源头活水，为坚定文化自信、增强文化认同、凝聚民族情感提供不竭的滋养与动力。

前不久，由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社、中华诗词学会、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，以“传承中华经典诗词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”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诗词创作、理论研究、文旅融合、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，并为诗词资源活化与城市文化建设建言献策。本版摘编论坛部分专家发言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## 加强新时代诗词理论研究

周文彰

诗词理论，即人们通常所讲的诗学，只有与时俱进，方能适应时代需要，推动诗词文化繁荣发展。加强新时代诗词理论研究，尤其要围绕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。

如关于诗词题材，是书写内心还是反映时代，二者并不对立。题材本无边界，就像古人写烽火、漕运一样，当代重大科技、大国重器都是时代鲜活印记，值得被诗词定格。关键在于如何艺术化表达，使作品既记录时代，又不失诗意美感。

再如诗词用词。雅俗之辩持续百年，直到今天。一方主张用词要古雅，不能直接使用新生词语，

郑州历史悠久，文化厚重。3600年前的商都城墙遗迹与历代遗存构成“时间褶皱”，见证着历史的层叠。这里诞生了杜甫、白居易，留下了刘禹锡、李商隐的足迹，历代诗作在此交织，成为今天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。

李商隐是郑州的文化符号之一，他在郑州留下的诗作虽不多，却具有代表性。以《夕阳楼》为例，首句“花明柳暗绕天愁”将视觉意象转化为弥漫的愁绪，色彩对比与心理感受交融；“上尽重城更上楼”以动觉描写深化登高的感受，空间上升反而带来情绪下坠；“欲问孤鸿向何处”中的孤鸿，是诗人的自我投射；末句“不知身世自悠悠”以否定呈现肯定，“悠悠”一词兼具时间、空间、情绪。这种视觉、动觉、情绪的通感转换，正是李商隐诗美的核心魅力之一。李商隐将日常生活中的美注入诗句，其诗“深情绵邈”的特点，能够穿越时空，让当代人产生共鸣。

我们可以在主题公园、地铁站、街区墙壁等公共空间展示诗词经典，让大家在日常行走中与诗心相晤；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诗词吟诵活动，让少年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诗歌熏陶；还可以创排音乐剧、话剧等艺术作品，深入展现诗人的才华与情感世界。

当诗美通过多元形式融入日常生活，当市民们每一天都能触碰到千年前诗人留下的那一份美，一座城市的诗词文化名片必然会更加闪亮。

（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、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）

在文化热、诗词热背景下，推动传统诗词与旅游资源融合，成为不少地方的做法。积极作为的同时，也要冷静思考，避免陷入浅表化、“一窝蜂”与千城一面的误区。

一方面，要善于借用学术研究成果。扎实的学术研究，能够为文旅IP开发提供可靠的内容支撑，增强文旅项目的

遇到“高铁”应诗化为“长龙”；另一方则强调诗词应体现时代风貌，指出古代诗人直接将“指南针”“云梯”等写进诗中，今诗亦可用“定位图”“塔吊”等现代词汇。其实，古典意象与现代词汇皆可成就精品，关键在于合理运用，全诗浑融。

创作诗词怎么用韵，也是当下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。坚持旧韵者（含平水韵和《词林正韵》《中原音韵》）认为其延续千年诗词的格律传统，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；主张新韵者（即《中华通韵》）强调应以普通话为基础，服务当代人。中华诗词学会提倡用《中华通韵》，同时主张“双轨并行”，统一认识的基础在于以诵读实践作为检验用韵的标准。

## 乘着歌声的翅膀

戴玉强

诗与歌自古就是相生相伴的艺术形式。《诗经》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”，唐诗可吟，宋词可唱，这些文化遗产原本就可入乐入歌。近代以来，从青主的《大江东去》到赵季平的《关雎》，从刘文金的《黄鹤楼·送孟浩然之广陵》到王龙的《锦瑟》，音乐人孜孜不倦地为古典诗词谱曲，形成独具特色的“新国风”。

放眼世界，德国艺术歌曲以歌德、海涅等诗人的作品为蓝本，经由舒伯特、舒曼等作曲家精心创作，诞生了《小夜曲》《冬之旅》《诗人之恋》等经典。中国拥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伟大诗人的璀璨诗篇，若以此为基础创作具有中国气派、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，必将推动中国声乐的发展，也让诗词以全新方式走进现代生活。

我们计划启动“中华诗词三百首”谱曲工程：在创作层面，面向全国征集以古典诗词为蓝本的声乐

作品，特别鼓励创作具有完整艺术构思的声乐套曲，完善中国艺术歌曲体系；在展演层面，设立多组别、多层次展演比赛，以“赛促创、以演促传”；在传播层面，将诗词打造为集书法、绘画、朗诵、演唱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。

音乐作为世界性语言能跨越文化隔阂，外国朋友可通过学唱《春晓》《明月几时有》等作品，体会中国诗词的意境美、韵律美。我们也期待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，不同肤色的歌唱家演唱《将进酒》；在不同国家的教室中，孩子们用稚嫩嗓音吟唱《静夜思》。

以创新精神传承经典，用动人旋律唤醒诗词，在构建中国声乐学派的道路上，我们携手同行，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。

（作者为男高音歌唱家、郑州大学河南音乐学院院长）

## 重在挖掘精神价值

刘明华

辅佐明君实现政治清明、建成理想社会。他是行动派，即便几度科举失利，仍锲而不舍追求理想，最终以卓越诗才华获得从政机会。他是大丈夫，作为忠臣为国为民直言谏诤，即便因此获罪也从不懊悔。他是博爱者，自身穷愁潦倒之际，仍心系民众困苦，忧念家国命运。

这些精神特质对今天提升市民素质、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都有助益，应通过深入提炼和广泛弘扬，将文化底蕴转化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（作者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）

## 找准诗词文旅的打开方式

李浩

梁宋之游也具有独特性，通过深入研究诗人在当地的写作、游历经历，把这些独特文化资源做精做深，能够形成无法替代的文旅吸引力。

另一方面，诗词文旅要坚持差异化发展。文旅与文创产品应做到人无我有，人有我强，人

与诗心相晤  
让经典流传



本版邮箱  
dushu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：胡妍妍  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强我特，人特我专，人专我优，“和别人不一样”。这有赖于前述专业深入的研究，也需要精准的市场调研，了解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兴趣点，不能闭门造车，还可以向国内外优秀景点学习经营理念。

把住诗词文化内容关，找准打开方式，相信传统诗词与文、商、旅的结合，会走出一条特色之路。

（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）

## 壮丽江河成就灿烂诗篇

刘汉俊

黄河、长江养育了世代中华儿女，也浇灌了璀璨的中华诗词，催生了光焰万丈的千古经典。

黄河、长江的壮丽风光，奠定了中华诗词的审美基础。黄河兼具青铜峡的恢宏与九曲十八弯的秀美，长江既有三峡的气壮山河，亦有江南水乡的温婉。诗人笔下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是线条之美，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有色彩之美，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具构图之美，“江山相雄不相让，形胜争夸天下壮”绘山形水势之美，“江流宛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”映光影交错之美。蕴含其中的，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美学价值、审美情趣、审美理念。

黄河、长江的浩大气势，凝练了中华诗词的精神气质。杜甫一生行走黄河、长江两岸，辗转飘零的生活让他深刻体恤百姓疾苦，写下“三吏”“三别”，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传世经典。黄河、长江流进诗人的血脉，培养了诗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凝成了中华诗词的精气神。

黄河、长江的宏阔境界，构筑了中华诗

词的天下格局。黄河流经9省份、长江流经11省份，流域广阔，沿途留下大量诗词经典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抬升了一个民族的视线高度；“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渡清河洛”展现了还我河山的慷慨壮志；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彰显了纵横历史天空的自信担当。黄河、长江为中华诗词注入天地英雄气，注入天下情怀。

黄河、长江的万千景象，铸就了中华诗词的高贵品质。这里有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的气势，也有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”的高洁。黄河、长江荡涤尘埃、洗尽铅华，赋予中华诗词独特品格，使其既有高雅的格调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地，又能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走进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。

中华文明同时拥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，南北文化、江河文明相互作用、互为补充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。中华诗词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鲜明体现，为中华文明经久不衰贡献了独特力量。

（作者为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、“学习强国”原总编辑）

## 以世界眼光看中国诗词

董强

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纳霍尔凯·拉斯洛曾公开表示，自己最崇拜的文学家是唐代诗人李白。无独有偶，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克塞·奥也是李白的忠实读者。青年时期的阿克塞·奥偶然读到李白《独坐敬亭山》的译文，从中体悟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世界观，这份触动改变了他的人生，也让中国古诗词成为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。

很多国家都有对中国古诗词的接受史。以法国为例，传教士金尼阁于明朝天启年间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版《中国五经》，其中包含《诗经》。此后，白晋、马若瑟等人也相继推出《诗经》拉丁文译本。1872年，鲍狄埃首次完成《诗经》法语翻译。从德理文侯爵开始，法国学界的研究重点逐渐从《诗经》转向唐诗。真正让唐诗进入法国公众视野的，是女作家朱迪特·戈蒂埃出版的《玉书》，该书塑造了西方对中国诗词的“印象”，使李白、杜甫等诗人广为人知。作曲家马勒根据《玉书》德译本创作了交响声乐套曲《大地之歌》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

## 万古流云 经典常新

陈才智

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，相比于李白、杜甫，在众体兼擅上不遑多让，在世时妇孺皆知，去世后仰慕效仿者绵延不绝。他的作品对东亚文化圈乃至全世界影响都很大。在日本，其声名甚至超越李杜，《白氏文集》被简称为《文集》，地位尊崇。从中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，白居易已经成为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。

身处中唐时期的白居易，兼纳李杜之长，开创融风流行于日常的新路。他与晚年杜甫的心境更为契合，注重在衣食住行里，于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，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，所谓“白傅风流造坦夷”。他以平实的笔调、朴质的面貌、诗人的襟怀，叙述和描写身边的平凡世界，其诗歌作品的通俗性与感染力，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。

后世传播中，苏轼对其极为推崇——“东坡”之号可能源于白居易《东坡种花》，苏轼更直言“出处依稀似乐天”。再后来，明代袁宗道将书斋命名为“白苏斋”，在诗学史上形成“白苏”二人并称的传统。宋元以降，每个时代诗学秩序的承袭、重估与建构中，都不乏元白体、元和体、长庆体或新乐府的身影。白居易的意义，早已超越时代。

万古流云，经典常新。白居易的时代距今已经遥远，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章长存，其人其诗所蕴含的知足保和的人生观念、闲静适世的志趣选择、融合儒释道的哲学思想，正愈来愈显现出夺目的当代价值，恰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
的典范。上世纪70年代，法籍华人程抱一以独特方式讲述中国古诗词，将其与法国新思潮结合，进一步拓展了唐诗的传播。

在英语世界，1918年英国人弗莱彻出版《英译唐诗选集》与《英译唐诗选续集》，将中国诗词与英国诗歌及世界文学传统对比，将其引入英语圈。1921年，美国女诗人洛威尔与汉学家艾斯珂合作出版《松花笺》，向美国读者推介中国古诗词，尤其是唐诗。

欧美文人对中国的表意文字充满兴趣，当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与当地富有创造力的作家结合，便催生了全新灵感——著名诗人庞德的“意象派”就受到费诺罗萨《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》的启发，成为影响全球的现代诗歌流派。

若将视野扩展至阿拉伯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及南美等地，则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。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古典诗歌，将有助于拓展其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、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）

传承弘扬中华诗词，关键在于通过诗歌教育助益今人生活，推动当下文化繁荣兴盛。

郑州是一座富有诗教传统的城市。在郑州经开区龙美小学，诗歌创作——不限于旧体诗，现代诗亦可——已经融入学生的校园生活。在电视节目《宗师列传·大唐诗人传》录制时，该校学生以自己的诗作与“穿越而来”的李商隐交流，展现了这种诗歌教育的成果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郑州市官渡学校七年级学生徐铭泽的故事。这位先天目盲的孩子，在奶奶的熏陶下，借助叶嘉莹先生编选的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音频，逐首学习传统吟诵调，更学会了作诗。她说：“虽然我没有办法看清大家的面容，但古诗词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我会在诗教传承的道路上分享光明。”

孔子最早提出诗教理念，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”，表明诗教与家风家教、民风民俗紧密相连。纪录片《杜甫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用很大篇幅介绍杜甫姑姑对少年杜甫的培养与影响，印证了优良家学对诗人成长的助力。作为诗圣的出生成长之地，郑州特有的民风、家风、家学传统值得当下深入发掘与传承。若要擦亮这张诗词名片，应凝练其重视诗词、赓续诗教的精神内核。

李商隐说“世界微尘里，吾宁爱与憎”，在广袤宇宙中个体微不足道，该如何安处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恨？我的答案是“人生海海，幸而有诗”。历史留下如此丰厚的诗教元素，带给今天的我们疗愈与抚慰，值得我们追寻和探索。
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）